

目 录

“四大扔”	徐达音 (1)
扶余风物八则	边文元 (5)
金碑建立之原委	徐达音 (11)
“十三刀” 的由来	郭风山 (26)
八股绳挑	关士杰 (34)
满族祭神仪式	吴战林 (40)
扶余回族坟地	杨长明 (43)
旧社会的出会与压会	李士平 (48)
政协扶余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征稿启事..... (52)
大金得胜陀颂碑	(封面照片)

“四大扔”

徐 达 音

东北光复前夕，在日伪统治下的扶余东部边陲小镇三岔河警察署的秘密黑名单上，列了一批将要被捕的“反满抗日分子”，送往秘密去处，要“思想矫正”。黑名单中有四名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在日伪高压政策白色恐怖的岁月里，他们不甘心当亡国奴，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抵抗，毫不动摇，表现了中国人民高贵的民族气节。他们四个人采取了消极抵抗的办法，就是不给日本鬼子干事，因而受到人们的称赞，当时曾管他们叫“四大扔”。

“一大扔”王庆淮是三岔河镇人，生于一九〇九年，卒于一九八二年，享年七十三岁。庆淮自幼酷爱中国画，平日经常摹写碑帖画册，《芥子园画传》便是其少年习画的“启蒙老师”，不久画名闻于乡里。十六岁考入原奉天省美术学校师范科，学习绘画，十九岁入北平京华美专国画系学习，二十一岁又考入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国画系，专攻山水花鸟，兼习人物，得齐白石、王梦白、陈半丁、萧谦中、徐燕荪等名家之真传。一九三三年加入北京中国画学研究会为会员。他勤奋好学，刻苦钻研，每遇原作，求知若渴，必寝食皆废，昼夜临摹。积年累月，铸就深厚的传统绘画功力。有一次庆淮作画，白石题字，其中有“此幅画不亚于半丁”句，由此引起了陈半丁（当时美术学院的教授）对白石的不可

滴，经徐悲鸿院长调解，才息此风波。当时庆淮在学生中是名列前茅的。白石老人的教学宗旨是“教画要教人”，他不仅把中国绘画的高超技法传下来，而更关心徒弟们将来怎样做人。由此，庆淮不仅师承了老师的画技，而是在白石老人的教化下，懂得了在敌人铁蹄下不能屈服，要表现出中华民族的高贵气节。所以他在大学毕业后，于一九三五年，正当日伪统治时期，怀着民族仇恨，回到家乡小镇隐匿起来。日本人多次请他出来干事，他都婉言拒绝，托故不仕，不为敌人所利用。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国画创作，以卖画为生达十年之久。生活穷困潦倒，但决不为虎狼作画。有几次伪扶余县县长、警察署长要他作画，他佯装有病，亦不为画，表现了我行我素，决不与汉奸为伍的高贵品德。一九四五年东北光复后，他积极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的美术事业和教育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林海朝晖》是庆淮一九七二年创作的具有代表性之杰作。该作在全国美展展出后，引起了全国美术界的重视。它不仅在全国美展上和以单幅形式多次发表出版，还绘制成巨幅（2.5米×8米）在人民大会堂吉林厅长期悬挂，并曾复绘多幅在我国几个驻外使馆陈列。庆淮在一九七八年以后创作的山水画《天池飞瀑》、花鸟画《松菊》等先后在美国、英国等十四个国家展出，为祖国赢得了荣誉。我国一些对外刊物也多次向各国专题介绍了他的艺术成就。中日两国共同编辑出版的《中国现代美术家人名鉴》也将庆淮列入首篇。生前庆淮是吉林艺术学院教授、美术系付主任、中国画教研室主任、院学术委员会付主任、吉林省人大代表、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吉林省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吉林分会主席。

“二大扔”王守先是三岔河镇杨大桥人。早年曾留学日

本，当结业归来，正处日伪统治时期。日本人把他安插到伪满洲国首都新京（即今长春），当时八大部中之一的××部当翻译官，他不肯与汉奸们为伍，托故身体有病，回到家乡，蔽居田园。日本人又找他几次，让他在三岔河教书，他始终托故不仕，一直呆到光复。建国初，曾到扶余一中任教，他擅讲文言文，现代的白话文他不愿意讲，不久即辞职还乡了。

“三大扔”盖钦和，字朝桐，外号盖大倔，是三岔河人，在英国留学八年，先学化学专业，后学生物专业，归国后在吉林第一师范任教，另外吉林大学还聘请他担任课程。因为他在英国八年，生活习惯受英国熏染较深，比如要好的朋友或同事坐洋车，车费一元，他给五角就走了，两人吃烧饼或理发、洗澡，既不叫你给付钱，他也不给你付钱，只花自己的一份，所以人送外号“盖大倔”。他工作认真，但很注意金钱，常说：“平生无大志，愿得一窖金”。在英国时，有一次他买大衣，大衣不论长短价格一样，他选一件最长的，回来剪下来一段做鞋面子。此人说话诙谐，饶有风趣。在师范时，校长命他当舍监，管理住宿的学生，他很不愿意干。有一次在学生宿舍窗下，发现一摊屎，他在朝会上向学生们训话说：“我不干（指舍监），单让我干，看！干出屎来啦吧！”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东北，他不久即从师范辞职还乡，在三岔河的道西隐居起来，不当亡国奴，表示日本不倒台决不出仕。光复后，在哈尔滨某大专院校任教。

“四大扔”律子韶，字协璜，他是三岔河镇南太平川人。是位老学究。旧时代曾任扶余县视学，日本侵占东北后，他不甘心当亡国奴，辞职还乡，不与汉奸走狗们鬼混，

表现出爱国志士的高洁品质。他精于书法，亦擅写魏碑龕龙颜体（即孟溪体），彼时三岔河镇内商号牌匾亦多出自他的手笔。光复后在哈尔滨某大专院校任教。

所谓“四大扔”都是学业精深，知识渊博的知识分子。在日本统治者的铁蹄下，他们头脑清醒，表现出旧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决心不当亡国奴，对敌人同仇敌忾。也因爱国之心的联结使他们四人不断往来，成为挚友。当然日本人对他们四个人也是清楚的，所以最后才上了黑名单，但未来得及下手就倒台子了，而他们四个人还蒙在鼓里，光复后才真相大白。“四大扔”可算是小镇内群众对他们四个人的美称吧。

扶余风物八则

边文元

风刮新城

扶余这个地方地处东北中心，在政治上它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居民又是满蒙杂居。纳拉罕蒙古占大部份，而扶余周围又有二十几家蒙古王爷。清初为了抚定蒙古，所以让吉林副都统帅一千旗兵来此戍守。而那时署治是在偏僻的伯都讷站，已不适应逐渐发展工、农、商业，在康熙三十二年决定营建新的城市。正在拟议中，连续刮了几天大风。因为扶余三面环江，树木稀少，一遇狂风则飞沙，风止则沙丘移位。这次风过后，在南江右岸刮出一座木牌楼。正合天心人意，于是就在这里营建了新城。所以直到现在，仍然流传着“风刮新城”之说。

先有伯都讷 后有新城府

扶余有这样一句谚语：“先有伯都讷，后有新城府。”这句谚语可能是清末出现的。因为新城府是光绪三十二年才由同知升为府的，而新城则是康熙三十二年建的。

伯都讷始于何时现在尚天定论，有人说：隋时靺鞨族百咄部曾驻在这里，因音近而得名。又有人说伯都讷是蒙语，可能是由元朝开始的。总之无论何时开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

的：它是先于新城而存在。民国初改县制，民国二年先定为新城县，因避免重名，最初改为夫余县；当时有人反对，因为死老婆多才能“夫余”，是应忌讳的。一直到民国三年才定为扶余，开始属于滨江道，以后才划归吉林省。

跑 马 占 荒

扶余的土地制度。跑马占荒算是最早的土地占有者了。据说占有者先是派一骑者骑一快马，沿要的境界跑一圈，在它跑的范围即为其所有了。扶余除了社里公社有前占荒、腰占荒、后占荒外，还有哪些是属于占荒的没经过调查就不得而知了。我在儿童时代却见过这样的草照：在发德宝李文基家，有一次我去他家玩耍，正值他家晾晒地照，内中有一张与其它地照不同，比现在的两张双抄纸还大、纸地和双抄纸差不多，中间盖一康熙的大红印，上边开列四至，东至东交界石、西至西交界石、南至南江沿、北至北江沿，据说东交界石在夹津沟西岸，西交界石在双堆子附近。如果按这张草照执行，整个扶余西半部都成为李家的土地了。当时也曾说起没按此照执行的原因，不过我记不清了。

尽管没按此照执行，但从这里也可看出跑马占荒的一般情况了。

鱼 米 之 乡

扶余地处松辽、松嫩平原之中，全县三面环江，中间是平原，素有鱼米之乡的称号。据老人们讲：北江过鱼群时，插一大鞭杆可以二、三里不倒。这个情况我没亲临其境，不过在我小时，“买起鱼买不起咸盐”的时候，却赶上过不止

一、二年。从此可以看出鱼比盐贱。外地人来扶余吃不到扶余的鱼可为憾事。

扶余盛产谷子，小米特别多，城乡的人莫不以小米为主食。尤其是仲仕屯杨家烧锅出产的小米特别好吃。吃这里的小米比大米要可口的多。所以价格也比其它地方的小米要贵的多。在旧社会一般有钱的人，多买此地的小米。现在仲仕屯和大洼的小米也是比较出名的。

扶余进贡的物品

扶余物产丰富驰名朝野。清朝时向朝廷进贡的物品就有五、六种之多。

除关东三宝的靛靛草外，主要是鳊鱼。鳊鱼在清朝特别重要，因为每当皇帝登极时要踩鳊鱼头上殿，所以特派一些锡伯族为鳊鱼差，来扶余驻在达户屯（原名叫达户利，即网户达的意思）。鳊鱼一般人认为是北下坎鳊鱼圈出的，实际整个北江都出。捕鳊鱼非常困难，只用鱼网是捕不了的。如果在捕时不慎，碰了鼻子，不但网会撞碎，就是大船也给撞翻。所以必须先备好笼头，戴笼头是个难事，不戴笼头是没办法捕住活鳊鱼的。捕是一关，送也是一关。有时两辆大车棚连接起来，上装一大水槽，每天还要喂上个子（在十斤以上的活鱼），一路上地方官要为鳊鱼差准备好食宿，如招待不周，鳊鱼差是不答应的。

伪满洲国康德登极时，也是从扶余运去的鳊鱼。是否也是鳊鱼差弄去的就不清楚了。

其次，是陶赖昭的兔子。“陶赖昭”是满语“兔子岗”的意思。进贡的兔子都是十斤以上的。家兔十斤以上不算稀奇，但那时都是野兔。据说陶赖昭的兔子比其它地方大的

多。

再次是江梨场的榧梨。榧梨就是从那时而得名。该地的榧梨粒大肉厚，味道也极鲜美。类似现在的樱桃。

最后是关山的山里红。关山即石桥乡三家窝堡大队东、老北江湾里的沙丘，现在已变成耕地了。据说那时的山里红又大又圆，以后逐渐变小了。一九四二年我曾去过数次，那里还有桑榛。第一次去考查，带着午餐，结果到那里吃桑榛就饱了。以后去几次都没带午餐，不过山里红和其它地方已没有什么不同了。

扶余药草情况

扶余三面环江，沿岸坨崴较多，水草丰富，中草药也较多。我年青时好到这些地方考查，无论到哪里，总要到周围野地荒甸去走走。有时随身带着本草等中药材的书籍，遇有辨别不清的花草总要查找清楚。在陶赖昭、五家站等沿江一带，关山、伯都、三井子各荒甸，共发现的中草药在记忆里，共有七十多种。因后来不接触这些东西，有的已经忘记了。

在我儿童时代，我家西有一树林，每到春天鸟类来的特别多。有一次听到一种特殊的叫声，初听起来象是呼唤“干哥、干哥”的声音。为了弄清是怎回事，跑回家去打问一张姓老人。他是在山里呆过的，他去听了以后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原先有一对青年男女搞恋爱，要结婚了，但没财礼，男的去山里挖棒槌，一去无音信，女的盼呀盼，每天冲着山里喊：“王干哥！王干哥！”以后就忧愁死了，变成了鸟，叫声总是“干哥！干哥！”的不变。据说这种鸟以吃人参籽来维持生命。

根据这个故事我又问了人参长的形状，从此我就在树林里开始寻找人参。虽然没找到人参，但却打下了考查植物的习惯。所以无论到哪里只要有余暇我就到野外去考查，现在据记忆，在我县境内计有：

车前子、青箱子、葶苈子、茺蔚子、大力子、石竹、防风、薄荷、麻黄、大小蓟、苦参、甘草、桔梗、毛知母、黄精、狼毒、白头翁、蒲公英、地丁、木贼、百合……

此外本草上没有而当地人却认为有效的，如兔子拐棍、老鸱筋等。

端午节的早晨

扶余和沿江城市一样，不知始于何时，每到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的早晨，最早的四、五点钟就呼男唤女结伴去江边一游。有的还要用江水洗眼睛，据说这样可以一年不闹眼睛。这个风习从老辈人那里得知，是很早就有的，一直延续到今天。尤其是青年男女特别多，有的人去江边折些柳枝，采些艾蒿、蒲草回来，插在家门上，给节日增添一些古老的气氛。

三岔河

三岔河附近没河，因何叫三岔河？我早就存在疑问。于是我曾问过多人，大多数和我一样，仍不知其所以。一九四九年我在该地当校长时曾去一学生家，和家家长谈论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三岔河原是一小屯子，叫谢家岗子。这个学生家长姓张也念过几年书，在旧社会也干过事（是当地的小职

员)，据他说在俄国人修中东铁路时才改名叫三岔河。俄国人原计划从满洲里奔旅大想直穿东北中部。这样扶余附近的谢家岗子正处在东北的中心。这样得通过扶余的南江，而南江经测量流沙太大，修桥有一定困难。于是就把线路往东移了二百多华里，可在哈尔滨和长春中间的谢家岗子又没水，所以把中输站设在陶赖昭了，谢家岗子还是用计划的名叫了三岔河。

金碑建立之原委

徐达音

大金得胜陀颂碑座落我县徐家店乡石碑崴子屯，是金代第五帝世宗完颜雍为追记祖先女真族杰出首领完颜阿骨打建国功业而立。八百年来，逐渐被世人瞩目。近些年来中外学者，举凡谈及辽之灭亡，金之兴起，多以金碑为佐证。至于金碑建立之原委及碑文中汉字与女真文字之考究的专章宏论，更是不乏其载，迭出不穷。在一九八二年出版的《扶余县文物志》中，对此碑做了较为详细的全面介绍，另有几种报刊也介绍此碑，刊发了一些另散文章。笔者虽不再重赘，但觉得上述诸文对金碑建立之因由，揭示不足。金碑是世宗所立，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似乎不必多想，确也值得深思。金太祖戎马倥偬，雄兵灭辽，创建金国，为何其后之二、三、四帝均未举动，而事隔七十年挨到金世宗（金太祖之孙）始为其祖树碑立传呢？至于二、三、四帝不为太祖立石，倒是无需多想。反之，笔者认为对树碑者金世宗，恰应多费些笔墨倒是值得的。因为，没有金世宗就没有金碑，可说金碑之诞生，系之于金世宗。水有源，树有本。那么，叙金碑产生之因由，如果避而不谈金世宗，又何以去找因由呢？这是其一。其二，金碑是为完颜阿骨打创业而立，反之，如无金太祖创业之举，亦无此碑。上述诸文对此谈及不多，所以本文拟重点探索金世宗立碑之由和被立碑者金太祖

之丰功伟绩，以便与已见于世的上述诸论，互为默契，亦将有裨益于世。

在金碑问世的前一年，即大定二十四年（公元1184年），金世宗完颜雍产生怀乡之情，拟到先祖创业圣地一游。关于此次行程之详情，史书皆有记叙，在《金史·本纪第六·世宗·上》中云：“天辅七年（公元1123年）癸卯岁，生（指世宗降临）于上京（即今阿城县白城）。体貌奇伟，美须髯，长过其腹。胸间有七子如北斗形。性仁孝，沉静明达。善骑射，国人推为第一。每出猎，耆老皆随而观之。”由此可见世宗在执政前即受到人们推崇，登上帝位宝座之后，继承祖业，胸怀大略，显露出治国有方，政治修明的圣君之风。大定十三年三月，世宗曾对宰臣说：“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自海陵迁都永安，女真人漫忘旧风，朕时尝见女真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时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甚欲一至会宁，使子孙得见旧俗，庶几习效之。”会宁即上京（今阿城县白城），金建国后，京都几次南迁，时间既久，多染汉风，旧俗已忘，世宗为使后代习效女真旧习，很想回会宁去。

大定二十四年二月，世宗对群臣说：“朕将往上京，念本朝风俗重端午节，比及端午到上京，则燕劳乡闾宗室父老。”世宗离中都燕京（今北京）“以皇太子允慕守国，赵王永中留辅太子时诸王皆从。于五月果至上京，上谓宗戚曰：‘朕思故乡，积有日矣，今既至此，可极欢饮’，君臣同之，赐诸王、妃、主、宰执百官命妇各有差。宗戚皆沾辞起舞，竟日乃罢。”此段记载，描述了世宗离燕京，委赵王辅佐太子主持朝政，世宗协同群臣，于五月端午赶至上京，

与宗戚们叙别离情，共同欢饮，一醉方休。此后，世宗遍览故乡，“观鱼于混同江”（今松花江）“幸按出虎水（今阿什河）临漪亭”、“阅马于绿野淀”、“猎于勃野淀”等地，足踏故乡泥土芳香，追览先祖之迹。在大定二十五年（公元1185年）正月的几次宴席间，世宗更表露出怀念故祖深切之情。如宴于“光德殿”的一次，上谓群臣曰：“上京风物朕自乐之，每奏还都，辄用感怆。祖宗旧帑，不忍舍去，万岁之后，当置朕于太祖之侧，卿等勿忘朕言。”来上京日子不少了，大臣们几次上书，劝皇上早回燕京，而世宗始终不愿离开故祖旧地，并在这次宴席上叮嘱诸臣，在他死后要把他埋葬在太祖身旁，可见世宗的情怀多么沉重。在另一次“皇武殿”宴席上说：“朕寻常不饮酒，今日甚欲成醉，此乐亦不易得也。”于是，宗室妇女及群臣故老以次起舞，进酒。上曰：“吾来数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为汝等歌之。”回到上京好久了，且听不到女真族歌曲，世宗遂亲自歌唱，其词道王业之艰难，江山来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慷慨悲咽，不能成声，歌毕泣下，右丞相元忠率群臣宗戚捧觴上寿，皆称万岁，于是诸夫人更歌本曲，如私家之会。既醉，上复续调，至一鼓乃京罢。”此乃世宗借酒抒发怀念祖宗之激情，酒至半酣，情起群舞，并亲自歌唱女真族之乡曲，在这种场面就象亲眼见到太祖似的，可见世宗思念祖宗之殷切心情。

在世宗将离故都上京时，宗室亲老奉辞，上曰：“朕久思故乡，甚欲留一、二岁，京师天下根本，不能久于此也。”世宗说他早就想念家乡，很愿多住一、二年，因为京城有很多重大国事须要他处理，不能再呆下去了，临别时他

告诫宗室亲属，今后过日子不要铺张浪费，应当勤俭节约，不要忘记祖宗创业艰难，江山来的不容易，要守住基业。世宗在还都的途中，路过当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誓师之地（即今石碑座落处），并察访有关祖宗的传闻，召见了百二十岁女真族长寿老人，能够记叙当年太祖开国创业的一些旧事，世宗很高兴地赐食、赐帛等物。还遇到一位百岁老姬，也嘉叹赐帛。世宗经过故乡巡游，耳之所闻，目之所见，更深切感到祖宗奠基之不易，尤于得胜陀起义，旷世英才，运筹帷幄，金戈甲冑，兵精将良，以少胜多，出奇制胜，英勇盖世，横扫辽宋，奠基金业，创世之功，不可无闻。遂产生立碑之念，以便将太祖开国功业，托金石之坚，名诸后世。所以世宗于四月回到燕京，立即下诏，“大金得胜陀颂碑”于七月二十八日立石，速度之快，极见重视。

石碑结构由首、身、座三部分组成。碑首高79厘米，宽100厘米，厚38厘米，碑首浮雕四条盘龙，龙身相交，龙首向下，龙目圆睁，龙须蠕动，真是纤毫毕露，栩栩如生，正面龙身盘曲间留额心，镌刻“大金得胜陀颂”六个篆体字；碑身高177厘米，宽85厘米，厚31厘米，碑身左右边缘阴刻忍冬草纹饰，正面刻有汉字碑文八百十五字，背面刻有女真大字碑文一千五百余字；碑座为龟趺，长160厘米，高72厘米，宽97厘米。石碑全身高为328厘米。

附：汉字碑文

大金得胜陀颂并序

奉政大夫充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太常博士骁骑尉赐鲋鱼袋臣赵可奉撰

儒林郎咸平府清安县令武骑尉赐鲋鱼袋臣孙俱奉敕书丹

承直郎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充国史院编修官云骑尉
赐绯鱼袋臣党怀英奉敕篆额

得胜陀太祖武元皇帝誓师之地也。臣谨按《实录》及“睿神功碑”云：太祖率军渡洮流水，命诸路军毕会，太祖先据高阜，国相撒改与众仰望，圣质如乔松之高，所乘赭白马亦如岗阜之大。太祖顾视撒改等人马，高大亦悉异常。太祖曰：“此殆吉祥，天地协应吾军胜敌之验也！诸君观此，正当戮力同心。若大事克成，复会与此，当爵而名之！”后以是名赐其地云。时又以襁褓之法行于军中，诸军介而序立，战士光孚万里之程，胜敌刻日，其兆复见焉。

大定甲辰岁，鸾輅东巡。驻蹕上都，思武元締构之难，尽孝孙光昭之道。始也，命新神御，以严穆穆之容；既又俾刊贞石，以赞晖晖之业。而孝思不忘念所，以张閎休而扬伟迹者，盖有加而无已也。

明年夏四月，诏以得胜陀事访于相府，谓宜如何？相府订于礼官，礼官以为昔唐玄宗幸太原，尝有“起义堂颂”，过上党，有“旧宫述圣颂”。今若仿此，刻颂建宇以彰圣迹，于义为允。相府以闻，制曰：“可。”

臣可方以文字待罪禁林，然则颂成功，美形容，臣之职也。敢再拜稽首而献文曰

辽季失道，腥闻于天。乃眷东顾，实生武元。皇矣我祖，受天之祐，恭行天罚，布昭圣武。有卷者阿，望之陂陀。爰整其旅，各称尔戈。诸道之兵，亦集其下。大巡六师，告以福祸。明明之令，如霆如雷。桓桓之士，如熊如黑。先是太祖，首登高阜。灵贶自天，事骇观睹。人仰圣质，凜如乔松。其所乘马，岗阜穹崇，帝视左右，人马亦异。曰此美徵，胜敌之瑞。诸君勉之，往无不利。师胜而

还，当名此地。神道设教，易经著辞。厌胜之法，自古有之。我军如云，戈甲相属。神火焰焰，光浮万烛。天有显道，厥类惟彰。国家将兴，必有祲祥。周武戎衣，火流王屋。汉高奋剑，素灵衣哭。受命之符，孰云非贞。咄彼宗元，遂诬尚明。得胜之祥，如日杲杲。至今遗老，畴弗乐道。圣金天子，武元神孙。化被朔南，德侔羲轩。眷言旧邦，六飞戾止。六飞戾止，江山良是。念我烈祖，开创之勤。风栉雨沐，用集大勋。圣容既新，圣功即高。永克厥志，以为未也。惟此得胜，我祖所名。诏以其事，载诸颂声。文王有声，逴骏有声。润色祖业，惟时圣明。帝王之符，千载合契。配姬舆刘，诏于万世。

大定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立石

当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揭起反辽旗帜，选择此地兴兵聚将，可谓适地利之便，择良境而成业，一代英主，胸怀远见，不为妄言。石碑座落处四周约为六十平方华里之平原，一片沼泽，蔓草丛生，水草丰盛；西北两面有高达五十米的弓形断崖所环抱之天然屏障；北临松花江，东据拉林河，凭江河之险阻。尤其此地恰是辽金边境接壤处，南临辽之黄龙府（今农安）百二十华里，间隔松花江天险；西距辽之北方边陲重镇宁江州（暂定为今伯都讷乡所在地）仅百里之遥，两军对垒，进可退击，退可稳守。并且此处可居高临下，操演兵马，在古代是一处良好的天然练兵基地。现在凭地远眺，犹可想见当年，金戈铁马，枪戟林立，一呼群诺的雄伟誓师场面，（现在碑地附近，常有铜锅、瓦缶、马蹬、刀枪、箭镞等出土文物，确有古战场之遗风）。

金太祖于一一一四年九月在此地誓师，长驱南下之几次较大战役，望风披靡，节节胜利，皆有详细记述。《金史·